

2008

中国 中篇小说精选

中国作协创研部编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I247.5
4332:1996:1

LT0000225566X



Zhong Guo Zhong Pian Xiao Shuo Jing Xuan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
(上)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编 选 说 明

我们早有编选这套选本的想法了。每个年度，文坛上都有数以千万计的各类体裁的新作涌现，云蒸霞蔚，气象万千。它们之中不乏熠熠生辉的精品，然而，时间的波涛不息，倘若不能及时筛选，并通过书籍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，这些作品是很容易被新的创作所覆盖和淹没的。观诸现今的出版界，除了长篇小说热之外，专题性的、流派性的选本倒也不少，但这种年度性的关于某一文体的庄重的选本，则共为罕见。也许这与它的市场效益不太丰厚有关。现在，长江文艺出版社出于繁荣和发展文学事业的目的，不计经济上一时之得失，决定与我部合作，由我部负责编选，由他们负责出版，向社会、向广大读者隆重推出这一套选本，此举实属难能可贵。

这套丛书的选本包括：中篇小说选（分上、下两卷），短篇小说选、报告文学选、散文选四种。每年一套，准备长期坚持下去。

我们的编辑方针是，力求选出该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力求选出精品和力作，力求能够反映该年度某个文体领域最主要的创作流派，题材热点，艺术形式上的微妙变化。同时，我们坚持风格、手法、形式、语言的充分多样化，注重作品的创新价值，注重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期待，多选雅俗共赏的佳作。

我们认为，优良的文学选本对创作的示范、引导、推动作用是非常重要的，对读者的潜移默化作用也是十分突出的。除了示范、引导价值，它还具有文学史价值、资料文献价值、培育新人的价值等等。我们不会忘记许多著名选本对文学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，我们也希望这套选本能够发挥它应有的作用。

这套书由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编选，雷达同志总负责，具体的分工是：

中篇小说卷由牛玉秋同志负责

短篇小说卷由胡平同志负责

报告文学卷由李炳银同志负责

散文卷由吴秉杰同志负责

中国作协创研部

1997年9月

目 录

上 册

学习微笑	李佩甫 (1)
都市里的生产队	柳建伟 (42)
天缺一角	李贯通 (83)
扶贫	谢志斌 (140)
涅槃	李国文 (194)
第一案	阚迪伟 (246)
定数	方 方 (290)
九月还乡	关仁山 (328)
生存	尤凤伟 (380)

下 册

分享艰难	刘醒龙 (455)
黄坡秋景	张 继 (521)
大厂	谈 歌 (568)
日落碗窑	迟子建 (618)

源头朗	毕淑敏 (672)
黄金洞	阎连科 (733)
长短	梁 晴 (821)
大妈	邓一光 (868)
附录一：1996 年中篇小说的两大流向	牛玉秋 (922)
附录二：1996 年中国中篇小说参考选目	(927)

学习微笑

李佩甫

刘小水眉心有一颗痣，于是，她被厂里抽出来了。

刘小水是食品厂糕点车间的女工。那天，她正站在案子前炸梅豆角，手里拿着油乎乎的箊篱，火太烤，她不经意地转过脸来，用手背捋了一下头发，不巧正好被厂办主任看见。厂办主任一眼就看见了 she 眉心的那颗痣。厂办主任说：“你，说你呢，过来一下。”

刘小水手里抓着箊篱，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说我呢？”说着，又望了望站在一旁包角儿的组长，组长接过她手里的箊篱，说：“去吧，你去吧。”于是她就去了。

刘小水长得并不算十分好，嘴唇厚了，颧骨略高，人也有些木相，两只眼睛大也算大，就是呆，还一脸忧郁。可她眉心有颗痣，那脸就活了。你也说不出她哪儿好，就觉得有一种什么东西，在悄悄地打动你，叫你不由想看她一眼。

同时被挑出来的还有七个女工，自然都是些厂一级的鲜艳，刘小水算是第八个，也是年龄最大的一个，厂里决定让她们去学些

礼仪，好接待来厂投资的港商。

“礼仪”是由市文化馆的老师承包的，说是每人三百，厂里穷，最后搞价搞到二百五。拿钱时又落到一千八。一千八百块钱拿过去之后，就开课了。教礼仪的老师姓冯，是一位很高傲很负责任的女性。她讲的第一课是微笑。她说：“知道什么是微笑么？微笑是一种艺术。是一种具有穿透力和征服力的艺术。微笑表现的是一种自信，一种女性特有的魅力。在公众场合，它可以产生摄人魂魄的效用。微笑可以有千万种功能，它可以是热性的，也可以是凉性的。热性的，可以烧穿人的五脏；凉性的，可以使人冻结，使人望而却步。你们知道蒙娜丽莎么？谁知道蒙娜丽莎？不知道？没人知道……”

女工们有人在下边小声议论说：“是不是一个姓蒙的演员，好像有一个蒙古演员……”

老师摇了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不要瞎说。这是一幅画，一幅以微笑而著名的世界名画。这幅画就叫蒙娜丽莎的微笑。那是一种穿越时间穿越国界的微笑，是永恒的微笑……”

接下来，老师开始指导微笑了。老师让她们站成一排，一个个练习微笑。老师说：笑一笑。她们就一个个轮着笑，有的嘴张得太大，有的笑得太响，有的不好意思，扭着腰笑，一个个都不太合格……老师就一个一个给她们以指点。老师说：“你，笑得有点过头了。微微的，要微微的……你呢，目光要温柔，不要浮。对了，要含蓄。还有你，笑得太空了，你懂得我的意思么？你的笑里要装上东西，笑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东西……”

轮到刘小水的时候，老师看了看她，说：“你笑一笑。”

刘小水就笑笑。可她一笑，泪先下来了。

老师说：“你怎么连笑都不会？”

刘小水不好意思地擦了一下脸，说：“我会笑，只是笑不好。”

老师看了看她说：“你有一颗痣，这很好。你很有魅力。你笑一笑。”

刘小水就再笑。老师摇摇头说：“不行，这样不行。你还是不会笑。你的眼没笑，光张嘴不行，要学会用眼睛微笑，眼睛是心灵的窗户，你要把窗户打开……”

刘小水的眼睛也跟着睁开，对着老师笑……

老师吓了一跳。老师说：“你还是不会笑。听我说，要自信，一定要自信。你闭上眼睛，跟着我默念，春天来了，花儿开了，鸟儿叫了，天空多么晴朗……”

刘小水就跟着念……

老师说：“好一点了，稍稍好一点了，对……”

老师突然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……”

刘小水想起来了，她知道她在哪儿见过这位老师。她只是舔了舔嘴唇，她的嘴唇有点干。

马上就有一位叫李月琴的年轻女工报告说：“老师，她叫刘小水，是糕点车间的。她很会做点心，差一点就当上技师了……”

老师喃喃地说：“噢，刘小水。好像在哪儿见过，记不起来了。”接着她又说，“刘小水同学，你要好好练习，你真的很魅力……”

刘小水不知道什么是魅力，又是不好意思地舔了一下嘴唇。

老师说：“你的魅力就在你的厚嘴唇上。你要记住这一点。”

女工们哄地一下都笑了。老师说：“好了，别笑了。让你们笑你们不笑，不让你们笑，你们又笑……”

老师对众女工说：“不要小看微笑。我告诉你们，微笑其实是一种生活品位的体现。不是谁不谁都会微笑的。不过……”老师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，涩涩地说，“我拿了你们厂的钱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小窍门。人都有不想笑的时候，不想笑也不要紧。如

果在一些场合，在一些不想笑又必须微笑的场合，你就微微把嘴张开，露三分之一牙，注意，是三分之一牙，这样你就会带出一些笑意……”

接着，老师给她们每人发了一只小圆镜子，让她们回去后自己练习。老师说：“好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边练习猫步……”

二

临近中午，刘小水骑车来到了市医院的门前。她把自行车扎在了看车的老太太那里，老太太正忙着挨车挂牌，挂到她的跟前，抬头一看是她，就把牌重又收了回来，老太太不收她的看车费，自然也不挂牌。老太太说：“喂呢。”

她就说：“喂呢。”说着，就急急地往公共厕所跟前跑。

公共厕所前摆着一张收费的小桌，她的苍老的母亲就坐在小桌的后边，母亲旁边是一个小孩车，车里站着她那八个月的孩子。有风刮过来了，荡起一片腥腥的灰尘，母亲的脸很脏，孩子的脸也很脏，她的母亲一边收费一边摇着小孩车照看她的孩子。孩子许是饿了，在车里一蹿一蹿地动着，哇哇乱叫。母亲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看你。”说着，就站起身来。

刘小水没有答话，就探身上前抱起孩子，顺势坐在母亲让出来的椅子上，把孩子往怀里一横，飞快地解开胸前的扣子，把奶头塞进孩子的嘴里……这一切她都做得很从容很自然。尔后她抬起头来，望着医院门前的马路，中午了，正是下班的时候，马路上行人很多，自行车像河水一样淌淌地从眼前流过。有很多行人的眼睛一闪一闪地在眼前晃，她觉得那些目光正在注视着她胸前露出的一点点乳房……她仅是把衣服往下拉了拉。

母亲的目光从她头上漫过去，望着一个从男厕所走出来的男

人，说：“那事咋样了？”

她说：“还那样。”

母亲说：“不是就一回么？”

她说：“就一回。”

母亲说：“要多少啊？”

她说：“三千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说说，这算咋回事哪？”

她说：“交了钱的，都回来了……”

母亲说：“看看你这一家，看看这一家人……”

她说：“也不全怨他，是我让他去的。车间主任叫他，他能不去么。他说要去团结团结人家，我说你去吧。赶上了，也没有办法。”

母亲说：“厂里，就不能……”

她说：“厂里不知道，我没让厂里知道。厂里三个月没有开工资了。厂长一直在跑合资，如果能合资就好了。厂长在会上说，跟港商合资后，至少月工资一千……”

这时，母亲突然跑起来了，母亲跑上去拽住那个从厕所里走出的男人，小声说：“同志，同志，你还没给钱呢。”

那人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小便，小便也收钱？”

母亲陪着笑说：“小便一毛，大便两毛……”

刘小水小声说：“妈，没钱就算了。”

母亲也说：“要是真没钱就算了……”可她仍在那人跟前站着。

那人转过脸来，望了母亲一眼，说：“我说没钱了么？有钱。”说着，从兜里抽出一张一百元的票子，随手扔在了地上，说：“找吧。”

刘小水再次说：“妈，没钱就算了。”

母亲望着那人，很勉强地说：“你真没零钱？要真没就算了。”

那人说：“没有零钱。你找吧。”

母亲再次看了看那人，默然地从地上捡起钱，匆匆地向路边的一个水果摊前奔去。母亲跑动的姿势很像是一个陀螺……

母亲终于把钱换开了。她走回来，把一毛钱的纸币放在桌子的纸盒里。刘小水看见那一毛钱脏兮兮的。于是，她不由地张开嘴，舔了一下嘴唇。舔嘴唇的时候，她突然想起了老师，她的确见过文化馆的这位老师，那是几个月前，她就坐在这里给孩子喂奶，一边喂奶一边替母亲收费，她收过老师一毛钱……当时老师看了看她。老师穿得光鲜鲜的，那目光有一点那个，看得她很不好意思。接着，她又想起了老师的一句话：“三分之一弱……”这时，母亲看了她一眼，母亲说：“你笑啥？”

刘小水赶忙说：“我没笑。”

母亲说：“你看你。”

刘小水说：“妈，我没笑。”

母亲说：“是嫌丢你的人了？是不是嫌丢你的人了？要嫌丢人你把孩子弄走，别往我这儿放……”

刘小水心里一酸，说：“妈，我真没笑……”

母亲说：“你想想，你哥，你弟，啊？你妈抱着摇钱树呢？你把孩子抱走吧，我谁也不给恁看了……”

正说着，父亲从医院里走出来了。父亲脸上喜滋滋的。他随手把一张五元的票扔在桌上的钱盒里，说：“一个肝癌，早上断气了。洗洗，穿穿，给了十块。医院扣去五元。”说着就弯下腰，从刘小水怀里接孩子，一边伸手一边说：“来吧，乖乖。”

刘小水看着父亲的手，父亲的手很粗。父亲曾是八级车工，退下来了，厂里却开不下工资……父亲老了，父亲的胡子很白。刘小水望着父亲，小声说：“爸，你洗手了么？”

父亲有点尴尬。父亲慢慢缩回手，说：“你看你，我会不洗手？”

过了一会儿，父亲又说：“人死了，细菌也就死了。”

母亲不愿意了，母亲紧着脸说：“抱走，抱走，赶紧抱走。你爸这么大岁数了……”

父亲马上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抱走咋办？她公公那样……把孩子给我吧。”

刘小水没有把孩子递给父亲。她把喂饱奶的孩子重又放进小孩车里，说：“爸，你累了。让他自己玩吧。”尔后，她站起身来，说：“妈，我走了。”

母亲不说话，母亲一句话也不说。

父亲说：“走吧，你走吧。回去还得给你公公做饭呢。”

她走了几步，听见父亲气喘喘地从身后赶了上来，父亲摇着白苍苍的头，一句话也没说，把五块钱连同—叠毛票塞到了她的衣兜里。她刚想说点什么。父亲说：“走吧，快走吧。”

骑上车，蹬了几圈，刘小水回过头来，阳光下，她看见儿子在厕所门前的小孩车里站着，在一片明亮的臭烘烘的空气里，父亲蹲在车前逗孩子玩，孩子的小脸红扑扑的，在笑……

拐过路口，她停住车子，蹲在地上，“哇”一声吐出来了。她觉得今天的尿臊味特别重……

三

下午，仍是练习“猫步”。“猫步”之后是“三步”、“四步”……

老师说：“走猫步的要领是高贵。要昂首挺胸，面带微笑，走出优越，走出高贵……”

可刘小水却趁上厕所的机会溜出来了。她先是跑出去给公公送了一趟汽水。公公也是退休工人，两年前得了脑血栓病。半身不遂，治了一段，没有治好。后来又在家里吃中药，吃了一段时

间，却仍是半边身子能动半边身子不大能动。如今他在电影院旁边卖汽水。

当她来到电影院旁边的时候，看见公公正在为一个买汽水的孩子开瓶。公公的身子在开瓶时歪成了一个倾斜扭曲的支架。他一只手高高地半蜷着。那是一只僵硬的不听使唤的手，那不顺遂的胳膊就像是只断了弦的弯弓；公公的另一只手却紧贴在汽水瓶上，手腕子一压一压，看了让人心酸；最使劲的是他的下巴了，就好像是那个下巴在起那个瓶盖，他的下巴紧紧地绷着，绷成一斜一斜的肉棱，肉棱子一紧一紧地脉跳着，看上去惊心动魄。她赶忙走上前去，说：“爸，我来吧，我来。”

公公斜斜地看了她一眼，却没有松手。公公仍在开那个瓶子。公公曾是八级钳工，他一直在开那个瓶子，大约有半分钟的时间，他终于把汽水瓶子打开了，尔后他很快地转过脸去，背对着那孩子，用含糊不清的语音说：“喝。”

刘小水默默地望着公公，没有再说什么。她知道公公背过脸去的原因是怕吓着那孩子……

这时，她下意识地摸了一下衣兜。有一段时间，她总是不由地要摸摸衣兜。那时候，她的衣兜里时常装着一叠子公公看病的报销单据，那一叠子小纸都快在她兜里磨烂了。大约在两年的时间里，她每天下班后都要去堵通用机械厂那个大背头厂长，她站在厂大门口等过，也在厂办公室门前候过，常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。有时候也到厂长家门口堵他。找得那大背头厂长一看见她就躲。有一次，天刚蒙蒙亮，她终于在厂长家门口把他堵住了。厂长刚刚起床，厂长提着裤子说：“你怎么这样？你怎么能这样？我们厂光偏瘫十八个，家属一个个都来堵门子，还让我活不了？……”可还是有一叠子小纸没有给报销，那都是钱，是借的钱。

公公是病人，按说是不该让他出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都不该

让他出来做这种事。可公公是个倔人，他非要出来，她也没有办法。她唯一能做的，就是抽空给公公送趟汽水。送汽水也是为了还债，她觉得她是欠公公什么。自从有了那件事之后，她就觉得她欠了什么……

如今，她最害怕上街。走在大街上，她会有一种老鼠的感觉。阳光很好，她却成了一只老鼠。她脑海里常常出现一双老鼠的眼睛。那是童年里的一只老鼠。那只老鼠被邻居家的孩子捉住了，尔后把它泡在油桶里，接着又点着了火，在人们的围观下，那只满身是火的老鼠往街上窜去，那时她还小，一出门就撞见了那只带火的老鼠，老鼠望了她一眼……现在，她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着了火的老鼠。街上的生活，还有那些声音那些颜色都是很烧眼的。她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大商场了，她是不敢看，不敢看那些摆在柜台里的东西。东西真好，真艳，也真贵，她害怕那些东西。她觉得那些东西能吃人，那些东西会把人活吃了。

在骑车回去的路上，刘小水心里说，我不能再去笑了。我笑得不好，我不去笑了。这么想着，刘小水又回到了厂里，她走进车间，对正在包角儿的组长说：“吴姐，我不去了，我不想去了。你给厂里说说，换个人吧。”

组长转过脸来，看了她一眼，赶忙说：“别，你可别，千万别……”

刘小水说：“我真的不想去了。”

组长四下看了看，忙把她拽到一旁，小声说：“水，你傻呀。你知道，如今梅豆角滞销。有钱的都吃高级点心去了，没钱的连梅豆角也不吃了。听小道消息说，你别问是谁说的，厂里跟港商合资后，立马就裁人。只留一半人。厂长正在广州跟人家港商谈判呢。将来不知道会裁到谁，你想想……”

组长又说：“我是为你好。”

刘小水舔了一下嘴唇，愣愣地站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那，我还是去吧。”

组长望了望她，说：“你男人……出事了？”

刘小水脸上一紧，忙说：“没有呀。好好的，上着班呢。”

组长又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知道，我也不是好事的人。所里（派出所）来人了……”

刘小水望着组长，过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“吴姐，你别跟人说。”

组长说：“我不说。我不会说的。”

刘小水望着组长：“……？”

组长说：“来人是找你呢。戴着大盖帽，在车间门口问，刚好让我碰上。他问谁是刘小水，我说刘小水没来，刘小水抽出来了。他就说，你告诉她，让家里赶紧送钱，不送钱，他们就不放人。他说，没钱他们是不会放人的……”

刘小水不吭了，好一会儿，她又说：“吴姐，你别跟人说。”

组长再次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不说。”尔后，组长问：“多久了？”

刘小水说：“半个月了。”

组长问：“啥事？”

刘小水说：“也没啥事。”

组长说：“我不说，我不会乱说的。”

刘小水说：“车间主任说让他去玩玩，他就去了。”

组长说：“就玩玩吧？”

刘小水说：“就玩玩。”

组长说：“罚多少？”

刘小水说：“三千。”

组长说：“那你，那你……”

刘小水说：“借遍了，没处借了。”

组长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国福是老实人……”

刘小水说：“别人都出来了。交了钱的都出来了。也有没交钱的，托托人也出来了。他没经过事儿，出来的人就说他咬人家了……”

组长又说：“国福是老实人……”

片刻，刘小水说：“他一坦白，人家就要三千。还说他不老实。”

组长说：“我知道，国福是老实人。”

刘小水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日子没法过了。”

四

夜里，刘小水的枕头湿了两次。

她想，人是可以杀人的。有时候，好人也会杀人。公公就有过杀人的念头，他是想杀死他自己。公公曾经有过强烈的“国营工人”的自豪感。那时候，他总喜欢说：“球，我是国营。”“我怕啥？我是国营。”“我能报销，我是国营。”后来，当医药费不能报销，他的病又迟迟不见好转的时候，他就再也不说他是“国营”了。他常常一天一天地躺在床上，两眼望着房顶，眼里射出猫一样的光亮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不久，公公就开始要安眠药了。他总是不停地要安眠药，一天两片，一天两片……可是，她发现公公要的药一片也没有吃，他偷偷地把所有的安眠药全都积攒起来了。直到有一天，当她给公公拆洗褥子的时候，她才发现了那个藏在褥子下的药瓶，那个药瓶里整整装了一百二十粒“速可眠”！她悄悄地拿走了那个药瓶……

后来，公公一直在找那瓶药，她知道公公在找那瓶药。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，公公住的房间里就会传出猫样的扒拉声，那是公公在床边上、褥子下扒拉着找那瓶药。公公只有一只手能动，所以那声音听起来很别扭。男人曾去问过两次，男人说：“爸，你干